

吴岩：中国科幻，已从题材升级为产业



□本报记者 师文静

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引发的科幻热，仍在持续。提起中国科幻文学，乃至近年来方兴未艾的中国科幻产业研究，绕不过去的人就是吴岩。科幻作家韩松曾这样形容：“他赤诚、慈爱、智慧、温和、包容，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。吴岩老师在科幻界的地位，总让我想到刘欢在歌坛的地位，他是中国科幻的精神导师。”

吴岩从小热爱科幻，翻译了前苏联的诸多科幻作品，中国科幻作家叶永烈、郑文光、童恩正的小说都是其最爱。1979年，还在读高中的吴岩发表了第一篇科幻文章，此后逐渐成长为著名的科幻作家。他创作的《生死第六天》《沧桑》等至今仍深受读者喜爱。

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，吴岩留校任教。早在1991年，他就开设全校公选课“科幻阅读与研究”，首创科幻文学课程。2003年，吴岩与王泉根等在国内首次开设科幻文学硕士方向，飞氘、郭凯等科幻作家是他的研究生。2015年，吴岩又成为中国唯一的科幻文学方向博士生导师。至此，高校科幻文学学科架构趋于完善。他培养的很多学生，已成为科幻文学创作领域的新鲜血液，正在用作品丰富着当下文坛。而吴岩也通过写作、翻译、编著的几十部科幻理论著作，构建了中国科幻的理论体系，奠定了他的研究基础性地位。

同时，吴岩也是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创始人之一，参与创立了“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”这一国内科幻迷的盛会。2017年，吴岩南下南方科技大学，任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，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与观察科学与科幻，并带领团队逐年发布《中国科幻产业报告》，为中国科幻产业问诊、把脉。

## 科幻写作，专业不重要热爱才重要

齐鲁晚报：您现在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？您认为科幻作家需具备什么特殊素质？

吴岩：近几年我基本上没怎么写作，但最近归位的兴趣浓厚，一部新的少儿长篇小说正在创作中。

科幻作家与纯文学创作的作家相比，差别非常大。首先，科幻作家需要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科技。在当下，科技的分支很庞杂，科幻作家需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关注各种新的科技动向。具体到写作上，科幻作家都很宅，热爱科技，写作中对科技的运用不是难题。困难的是缺乏纯文学作家塑造精彩人物和故事的能力，这对科幻写作形成很大挑战。小说中人物情感的不足，是科幻作家最头疼的事情，也是需要提升的地方。

齐鲁晚报：近年来科幻文学阅读逐渐升温，但仍是小众文学。而科幻文学研究与批评也不太受重视，其原因是什么？

吴岩：科幻文学有阅读门槛，主要是

因为小说中的科技元素，让它不像生活小说那么好读，很多人也不敢读。一个班里成绩前百分之五的学生才会读科幻文学，他们智力高，愿意接受智力挑战。

多年来，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科幻文学，有的评论家根本抓不住科幻文学的重点。科幻文学的文学批评没有跟上也有历史原因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有不少人写科普小说、研究科幻，却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，科幻文学也被批成了伪科学，从此颓靡。文学批评也受到影响。

齐鲁晚报：您曾表示，近年来国际科幻文学发展呈衰落趋势，而中国科幻阅读市场却逆势复苏。您认为科幻阅读升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？

吴岩：在我们的《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》中提到，2018年科幻阅读市场迅速反弹，国内科幻小说、引进作品都有升温。上半年总量就9亿元，下半年即便持平，市场前景也相当广阔。全球科幻文学创作与阅读走向衰微，不是我个人的观

点，刘慈欣、韩松都持此观点。中国科幻阅读逆流而上，跟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有关系，现在的中国杂糅了前现代、现代、后现代主义，曾经在西方很火爆的科幻文学，在中国仍有很强烈的大众需求。

齐鲁晚报：刘慈欣《三体》之后的中国科幻写作现状如何？您看好哪位作家？

吴岩：当前中国的科幻已经挺进国际科幻领域，影响力正辐射到更多领域。比刘慈欣更年轻一代的作家已步入文坛，如郝景芳、陈楸帆、夏笳、宝树、张冉、飞氘、刘洋等表现都非常好。以刘洋为例，他学凝聚态物理出身，硬科幻小说写得很好，被认为是“小刘慈欣”。还有许多女作家写得很不错，抱歉我这里无法把她们名字全部列举出来。这批年轻作家，有学中文的，有物理专业的，也有电影专业的。但对写作来说，专业背景和学历并不是非常重要，写作更应该源于爱好。重要的是真心热爱，什么人都可以写作。

## 资本对科幻电影，喜爱已超越恐惧

齐鲁晚报：您现在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，主要做什么？

吴岩：研究想象力，特别是想象力对科技、文化的重要作用；第二方面，研究怎么通过想象力来推演科学的前沿；第三件事，就是通过科幻作品把科技前沿表达出来。

齐鲁晚报：去年年底，您说国产科幻影视还没有革命性变化，今年年初就出现了票房40多亿的《流浪地球》。该片的成功，对电影产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？我们为什么这么迫切地需要科幻艺术？

吴岩：目前中国的科幻产业以电影为主，连续两年的《中国科幻产业报告》中，2017年国内院线科幻电影市场总票房为129.59亿元，较上年增长61.6%，其中国产科幻电影票房为13.17亿元。但今年，《流浪地球》可能会让国产电影的比重迅速提升。这个变化会对电影界、投资界、整个科幻文学的创作起到重要作用。据我所知，《流浪地球》的成功，让不少资本回归电影，而且集中在科幻题材。据说新科幻类电影在广电部门备案

还在增多，再加上200多部已备案的同类题材影片，未来会有多部科幻电影出现。

可以说，《流浪地球》彻底改变了影视机构对科幻片市场前景又爱又怕的心理，喜爱程度远远超过恐惧。《流浪地球》热映，标志着国内科幻产业从“文学时代”进入“电影时代”，科幻创作也正在迈入新的阶段——由“单打独斗”的图书出版为主向“集团作战”的电影制作为主转变，影视成为发展重点和主要收益点。

齐鲁晚报：中国科幻电影产业刚起步，未来该怎么发力？美国科幻娱乐产业比我们早了近50年，我们怎样才能高质量、高速度追赶？

吴岩：目前来看，高水平的作品、受众市场的培育、稳定的投資、科幻迷群体的增长是中国科幻创作进一步发展的四大关键因素。这种转变所反映出的全社会科幻热情的高涨，也和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整体显著进步有直接关联。

但产业发展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。在布局上，如果把电影作为科幻产业的主要内容，大家急着去生产科幻电影，

要认识到中国人才的短板很明显。《流浪地球》拍摄时，特效人员达3000多人，如果同时上10部科幻影片，根本没有更多人才可用。以科幻电影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欠缺很厉害。这部影片的大火，可能会引发科幻电影人才的培养热潮，至少是短期培训的热潮。

另外，科幻热的持续，使得资本市场又开始了新一轮对科幻小说IP的抢夺。这种“大干快上”，对准的是科幻文学作品。但改编需要影视导演、编辑的强大能力。国外成熟的娱乐产业中，科幻电影主要依赖科幻电影编剧和导演，像斯皮尔伯格、卡梅隆都是身兼编剧，我们有这种能力的人较为匮乏。科幻产业基础性的东西还没有补齐。科幻作家王晋康说，科幻产业的发展要熬时间，熬时间最主要的是等待人才的成长。我是很认同的。

以上世纪70年代《星球大战》诞生为标志，美国开始了科幻产业转型。影视作品成为引领带动科幻主题公园、游戏玩具等相关科幻衍生品的关键。对于国产科幻产业来说，这些都是后话。

## 科技遭遇人伦问题，科幻文学应引发大众思考

齐鲁晚报：国产科幻产业技术的不足，能通过好故事来弥补吗？您觉得科幻产业要大发展，在内容创意上，应该怎么发力？

吴岩：电影还是关于人心的艺术形式，还是要感动人。若是技术至上，或是将电影中科技的成分掩盖故事，宇宙空间感增强、科技感增强，还不一定能引发观众喜爱。电影的故事一定要有一种跟人的直接关系，那种电影技术的极端追求，在中国还是不行。

齐鲁晚报：也就是说，对于科幻作品来说，最重要的还是人文精神？

吴岩：当然是人文精神更重要。人文是科幻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内容。如果是为了科普就用不着用文学、艺术作品

的形式来表达，文学作品的核心还是人文的情怀。在科技时代，人文情怀尤其重要。文学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的，关于人类怎么生存、怎么认识世界的。如果用科学来谈这个就有点隔靴搔痒了。

齐鲁晚报：当下不少科技问题其实是人伦的问题，比如基因编辑、试管婴儿等。大众对科技的态度既需要又恐惧，对科学突进隐含的伦理风险也始终心存疑虑。这种现状下，科幻文学该做些什么？

吴岩：科幻文学确实应该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人伦问题拿出来，与大家讨论讨论，让更多人关注到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。其实这样的讨论很多。如关于基因编辑的问题，我们

的科幻作家早就探讨过了。科幻作家王晋康的《豹人》《癌人》《类人》等“后人类”系列谈的就是基因科技与人文的关系问题，提到科技的发展要先考虑人文、道德、伦理问题，然后才能继续发展。

现在是科技一味地向前发展，但是科技对人类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，考虑、研究得不够。很多科技进步对人类的冲击其实难以预测，是不是在破坏人类，或是毁灭人类。这就需要科幻文学来引发大众思考。科幻文学无法做到引领科技，至少提前探讨了一些科学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。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，科幻文学应该在其中有一些敏锐的发现和观察。

## 科幻从题材升级为产业，是一种创新

齐鲁晚报：《流浪地球》将被翻译成28种语言，西方人终于看到了中国科幻。您怎么看这种输出？中国科幻文学、电影怎样输出才是有效的？

吴岩：前几天在中国科协开会，《流浪地球》的人没来，后来听说他们去美国路演了。电影怎么走入国外市场的发行，怎么走入欧美主要国家的院线，也是中国电影人面临的新问题。现在好的是，外国大公司在中国都有分支机构，事情可能好办了许多。科幻文学输出也要找好路径。比如《三体》版权输出给了全球最大、最成功的英文科幻和奇幻出版品牌托儿出版社，而且由世界知名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。国外出版社按照他们的规则推广、运作、宣传这本书，使它获得了重要的大奖。文学

输出在国外有很多路径可以走，关键是看是否选对路径，是否走入他们的商业渠道和进入他们的市场。

齐鲁晚报：新媒体科幻产业也已悄然兴起，科幻音频、网络综艺都开始涉足科幻题材，比如《挑战吧太空》《火星情报局》。您觉得科幻与大众相结合，还有哪些领域需开发？

吴岩：科幻产业这个提法只存在于中国，其他国家并没有把科幻产业单独提出来。但我们提出来了，是一个创新。此前，科幻只是一个题材，是电影和文学的一个类型，不是单独的一个产业。但我认为，单独拿出来提能更好地把握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趋势。这是中国文化与科技相关领域的一个新生事物。人们需

要有一种新的认知。

至于科幻产业的未来，应该涵盖更加广泛。例如，我建议把颠覆性的设计也归入科幻产业。比如，前卫的火箭、前卫的船只、前卫的信息技术、前卫的家用产品、前卫的城市规划等。青海的冷湖，因为地貌酷似外星球，所以计划打造一个火星小镇，发展小镇经济，就是科幻产业。常州的恐龙主题公园，就在这方面很成功。还有科幻艺术，我们今年港深双城双年展的主题，就跟科幻有关。

科幻产业跟博大精深的科幻文化联系在一起，反映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探索未来的步伐，它时刻在发生变化之中。所以，确实应该有更多的人来观察这个产业，了解这个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未来。